

“一只半眼睛”里藏着一个人的半世孤勇

2011年,中国皮影戏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》,皮影戏被西方学者公认为“电影的鼻祖”。它包含了现代电影的所有基本元素:光源、幕布、影像、声音、剪辑(换人/场)以及剧本。

中国皮影的流派大致以长江为界分为“南派”“北派”,其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物的眼睛和面部轮廓。朱国强老师是望城皮影世家的第五代传人。这里就以笔者所拍摄的“望城皮影”来介绍。

文/张锦涛



画稿与描稿后的雕刻。



朱荣和与其子在二楼剧院后台。组图/张锦涛

“七分式”脸谱,一只半眼睛

“北派”皮影通常是“五分”侧脸,观众只能看到人物的一只眼睛;望城皮影属于“南派”,采用的是“七分式”造型。在雕刻时,人物的面部会刻画出“一只半眼睛”。这种独特的“七分”视角打破了绝对平面的限制,使得皮影投射在幕布上时,呈现出更加立体化、生动化的视觉效果。

朱国强及其代表的望城皮影在制作工艺方面,有着非常严苛的讲究和鲜明的地域特色。在皮影戏行内,对艺人的要求极高,所谓“吹、拉、弹、唱、雕、琢、写、画”这八字真言中,后四个字(雕、琢、写、画)全部指向了皮影的制作基本功,即画稿与描图(写、画),雕刻与打磨(雕、琢),敷彩施色。这次拍

摄,将制作皮影的牛皮的质感展现出来。一件成形的皮影作品,往往凝聚了手艺人数十个小时的心血。

把镜头拉近,拍摄皮影的身体和四肢,会发现其工艺细节也让人叹服。影人身上的龙袍、蟒袍或平民布衣,全部是用细小的刻刀在硬韧的牛皮上生生扎出来的。花纹密集,线条交错,每一处镂空都是为了光线穿透,在幕布上折射出类似丝绸刺绣的质感。朱国强会用牛皮做成微小的“暗纽”将这些关节缝缀起来。这种细节设计保证了表演时,影人不仅能做出大范围的武打动作,甚至能做出整理衣服、端茶倒水、手指微动等极其细腻的小动作。

三人戏班,统揽后台

解放前,长沙坊间曾流传一句俗语——“浏阳的鞭子,河西的班子”,这里“河西的班子”指的就是望城一带的皮影戏班。望城皮影戏传统的演出班底通常只有3人。这3个人要完

成所有的工作:操纵影偶、后台配乐(吹、拉、弹、打)以及所有角色的唱腔和念白。

传统的望城皮影戏台是高度模块化和可移动的,整个戏台由几根松木或杉木框架拼接而成(现在多为竹子)。上半部分是影窗(通常高约7寸、宽约7尺,契合望城皮影7寸影人的比例),下半部分则用不透光的蓝布或黑布围死,将表演者、乐器、道具全部隐藏在黑暗中。戏台的内侧上方,横着一根竹竿或铁丝。上面挂满了皮影,从后台往前看,一排排皮影整齐地悬挂在半空,光线穿透它们半透明的身体,像是一座“灵魂候车室”,极具神秘感和戏剧张力。

坚守与传承: 不能让绝活变成绝唱

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,随着影视、互联网等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,皮影戏观众大量流失,由于表演累、收入低,老艺人纷纷转行,望城皮影戏一度面临失传的断代危机。2009年,朱国强耗尽个人积蓄甚至负债,在当地政府支持下,在望城靖港古镇创办了“皮影艺术博物馆”。馆内珍藏了近4000件皮影展品,并常年坚持开台演出。

其子朱荣和也接过父亲的接力棒,常年坚持在皮影艺术博物馆进行表演,并改良皮影戏剧目,让其更年轻化,让更多人接受并喜爱。

从流失沉寂,到如今靖港古镇里的坚守,从朱国强老师孤灯下的数十小时雕琢,到儿子朱荣和、孙辈的接棒——这箱曾面临断代危机的牛皮影偶,终于没有变成历史的绝响。

在这场与时间的对赌中,摄影师迷恋的不仅是故事本身,更是那抹穿透历史、薄如蝉翼的琥珀质感。当光线如流水般漫过硬韧的牛皮,那些龙袍上的万字花纹、影人指尖温柔捏出的兰花指,都在强光的透射下瞬间复活,呈现出令人叹服的非遗细节。

前台演着悲欢离合的梦境,后台亮着代代相传的滚烫。只要这束光还在,望城的影,就永远不会散。



一件成形的皮影作品,往往凝聚着手艺人数十个小时心血。



改良后的皮影戏。